

从青铜器铭文看商周的祭祀活动

秦建文

(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要: 礼制的基础是祭祀, 三代的礼制既是当时社会人们的生活习俗, 又是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礼有三本: 敬天事地、宗事先祖。用礼三本的观点来分析青铜器铭文的祭祀内容, 是完全吻合的。从金文中可以看出, 礼制是以周王为核心来理顺各种关系, 以强化国家统治的重要方式。敬天祭神, 强调周王朝的天下是“昊天上帝”所赐, 从而突出了君权至上的观念。尊祖祭强调宗族的重要地位, 体现出严格的宗法制度的特点。这样就形成以君臣、贵贱为严格等级秩序来展开的社会关系。因此可以说, 商周青铜器铭文体现出的周代祭祀活动, 是周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关键词: 青铜器铭文; 礼制; 祭祀; 敬天事地祭; 尊祖祭

中图分类号: K877.2=24 **文献标识码:** A

青铜器铭文是商周时代遗留下来的最主要的实物文字数据, 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基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创制的《金文语料库》和《金文引得》, 仅就商周的祭祀活动作一点浅显的探索。

夏商周三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礼制性的社会, 三代的礼制既是当时社会人们的生活习俗, 又是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三代的统治者正是凭借礼制来保证社会等级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礼制的基础是祭祀, 《左传·成三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祭祀是国家两件根本大事中的一件。在祭祀活动中, 为了适应祭祀活动的需要, 逐步出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祭器。这些祭器由最初的原始陶器、玉器, 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早期青铜器, 夏王朝开启了三代青铜礼器文化之先河, 至商周时期, 由于礼仪制度的不断完善, 以及铸造技术的不断提高, 青铜祭祀礼器也随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和社会秩序及社会制度的物化形式。

《金文语料库》收集的商周青铜器铭文, 特别是周代铭文, 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从方国征伐、平定叛乱、分封赏赐到册命记录、狩猎换田、讼诉出使等都有。但所有这些内容的记录, 铭刻在作为庙堂宝器的青铜礼器上, 都是为了突出作器者, 用来宣传自己或家族的荣誉和地位以告祭先人和神灵, 因此, 这些青铜器铭文大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在祭祀活动中, 逐渐形成了商周的礼仪制度和礼制文化。《大戴礼记·礼三本》中说:“礼有三本: 天地者, 性之本也; 先祖者, 类之本也; 君师者, 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 无先祖焉出? 无君师焉治? 三者偏亡, 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 宗事先祖而宠君师, 是礼之三本也。”用礼三本的观点来分析青铜器铭文的祭祀内容, 是完全吻合的。

一、敬天事地祭

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中, 由于人们对自然变化的不可理解而对天产生敬畏, 便对自然现象比如日、月、雷、风、水等进行祭祀, 以求禳灾致福。这个时期的祭祀对象, 属于自然神。随着人间部落联盟军事首领转化为权力至尊的王, 到夏商时期, 天神群体(日月星辰等)中出现了至上神“帝”。

“帝”字的甲骨文和金文, 异体比较多。甲骨文有十六种写法^[1], 金文有十九种写法^[2]。关于其构形, 有象形说和会意说两种: 象形说中有说像花蒂之形的、像女阴生殖器官之形、像燎柴祭天之形等多种说法; 会意说指女阴生殖器官与繁衍系统会意生育等说法。但在商周两代人的心目中, “帝”字被用来表示居于一切之上的主宰者, 所以也称之为“上帝”、“皇天”、“昊天”等。

在甲骨卜辞中, 帝的威力巨大, 陈梦家把帝的权能归纳为可以“令风”、“令雨”、“令雪”、“令祸”、“帝咎王”、“帝佐王”、“授年害年”等十六个方面, 可以为害人间和福佑人间^[3]。在金文中, 帝也同样具有这种威力。

1、在商周人的心目中, 帝不只一个; 但金文中最高的帝只有一个, 至上神的下面还有许多其它的帝, 即各路鬼神:

克奔走上下帝无冬(终)令尹(于)有周。(《金文语料库·荣作周公簋(又名〈邢侯簋〉)》编号 5000)

“上下帝”指在天的上帝和天地间的诸天神。上帝是天神之首，至高无上，下帝是相对于上帝而言的天神中其它神的称呼。

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孚(小子) (《金文语料库·猷钟》编号 0096)

“皇上帝”是天上的至上神，“百神”是至上神之下的诸神。

𠄎𠄎上下，亟𠄎𠄎(宣)慕(谟)，昊𠄎(昭)亡(无)昊(斁)。 (《史墙盘》编号 5411)

𠄎，从奚寒声，古寒与旱、忤等从干声的字同声同部，铭文中读为忤。《广雅·释诂》训忤等字为“善也。”王念孙《疏证》：“忤者，《方言》：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谓好曰忤。”𠄎，从示从邑，是祁的异体，通祈祷的祈。“𠄎𠄎上下，亟𠄎宣谟，昊昭无斁”，就是虔诚的祈祷上下的天神地祇，迅速察明牢狱，明了谋略，让昊天上帝昭临而不被厌弃。这句铭文中的“昊昭无斁”的祈求，在《师询簋》和《毛公鼎》中都反复出现过。

上面这些铭文，反映出周人心目中的帝，已经完全成为至上神，《猷钟》是西周晚期周厉王自制的彝器，周王本人就非常相信上帝是百神之主，因此发誓“我惟司配皇天王”。

2、上帝可以降福人间，在金文中主要是降福于周王室：

皇天引𠄎(厌)𠄎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 (《毛公鼎》编号 4027)

“皇天”即上帝；“厌”，满足、充足。意思为：感激上帝皇天所施予的绵长而充厚的德，让我有周来承受和享有天下。

上帝降𠄎(懿)德大𠄎(屏)。匍(抚)有上下。𠄎(合)受万邦。(《史墙盘》编号 5411)

“屏”有大定的意思。“上下”在此指贵族中的尊卑等级。《礼记·曲礼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陆德明《经典释文》：“上谓公卿，下谓大夫、士。”孔颖达《疏》：“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合受”即完全接受。这句话强调了上帝降赐美德和安定给周文王，使文王能够抚定上下的等级关系，完全拥有天下。与此相同的句子还很多，比如：

上帝降𠄎德大𠄎。抚有四方。会受万邦。(《猷钟》编号 0066)

上面这些材料都说明周人取代商朝，是上帝的意志。《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在迁殷民到成周洛邑时说：“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用商人最信奉的上帝来说服殷商遗民服从西周王朝的统治。所以，对上帝的崇拜，是周王朝统治的基础。

在周人心目中，上帝不仅赐予周王朝天下，同时还保佑周王朝五谷丰登：

上帝后𠄎(九)。保受天子𠄎令。厚福丰年。(《史墙盘》编号 5411)

“后𠄎”马承源认为就是后稷。后稷是周氏族的始祖，能够排名在上帝之后的，唯有始祖。“九”，《说文》：“曲胫也。”此字与匡相通假，匡，郑玄《笺》云：“正也”，是匡正的意思。此句意为上帝赏赐厚福给文王，始祖后稷保佑有周的丰年。这个盘的器主史墙，是殷商移民的后代，但至他生活的西周中期，已经被完全同化为周人，他所铸的这个彝器铭文说明，到西周中叶时，上帝为保护神的观念已经成为周人的信条。商周时代的人们，笃信天命，认为天下的得失，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像“不(丕)显文武。雁(膺)受天令。”(《师询簋》编号 5062)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就不足为怪了。

上帝不仅赐福给周王，而且还保佑周王的先祖、先王的灵魂：

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其格前文人。其频在帝廷陟降。(《猷簋》编号 5045)

康，《尔雅·释诂》：训为“安也。”惠，《诗经·大雅·思齐》：“惠于宗公，神罔时恫。”郑玄《笺》：“惠，顺也。”此诗句可以作为铭文的注解：安宁顺从祖考，为使先人无怨无恫。“帝廷”，上帝之廷，周人认为自己的先祖都依附于上帝之廷。“陟降”，《诗经·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亨《传》：“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这是周人天道观的具体反映：生世为天子，死后在帝所。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条铭文中体会到一条重要的信息：尊贵如周天子的文王，升天之后也只能在帝左右，这表明“昊天上帝”的权威，已经超出了周人的祖先神。这与商人祖先神至上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3、对上帝不尊敬，上帝还能惩戒世人、包括周王：

哀哉。今昊天疾威降丧。(《师询簋》编号 5062)

周懿王若，在恭王逝世后感叹说：“哀哉！现在上天震怒，降丧乱于周室。”疾，字形就像人中矢状，在此意为急速地。威，灾难，《诗经·小雅·雨无正》：“昊天疾威。”上天急速地降下灾难。丧，

死人之事。在这句铭文中，懿王说上帝震怒而降下灾难，应该是指恭王丧崩这件事。由此可见，周人把碰到的灾难都归结于上帝的惩戒和警告。所以，周人“畏天畏（威）”（《大盂鼎》编号 3144）。

4、因为上帝赐福、赐天下给周人，所以就要顺从上帝和祭祀上帝：

用配皇天。（《猳簋》编号 5045）

“配”，《庄子·天地》：“啮缺可以配天乎”，成玄英《疏》：“配，合也。”“皇天”即上帝。铭文强调要顺应上帝、服从上帝。

陟𡗗圉皇口大鲁令。用𡗗保我家朕立(位)𡗗身。𡗗𡗗降余多福𡗗(宪)𡗗(烝)。（《猳簋》编号 5045）

陟，《尔雅·释诂》：“升也。”由低处向上走，与降相对。𡗗圉，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作“重恪”。“重”，敬重；“恪”，《尔雅释·诂下》：“恪，敬也。”皇口，口中之字，马承源隶定为“帝”字，𡗗，从素令声，读为令。《尔雅·释诂》：“令，善也。”𡗗身，厉王的名字叫胡，《史记·周本纪》：“夷王崩，子厉王胡立。”胡、𡗗声转，因声通假，𡗗身即厉王自身。此句铭文表示：要敬重伟大的上帝的命令，好好的保定我王家江山、我的王位和我自己。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糒)上帝。（《天亡簋》编号 5012）

糒，《诗经·商颂·玄鸟》有：“大糒是承”，郑玄《笺》：“《韩诗》云大祭也。”事糒上帝，即奉献酒食于上帝而求其欢悦，是隆重地祭祀上帝的一种祭名。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中说：“祭礼首先是奉献饮食于神灵，虔诚的人们相信神享食而欢悦，便会赐福于人。作为祭名用的‘喜’字自然含有奉食以求神欢心之意。”

佳(唯)王二祀。既𡗗于上帝。（《二祀卣其卣》编号 5062）

祀，年。王二祀，帝辛二年。𡗗，假借为“裸”，是一个祭名。𡗗、裸声近而韵部歌、元对转，裸为灌酒之祭。铭文强调：在商王帝辛继位第二年，已经举行了裸祭上帝的仪式。

西周时开始出现“神”字，主要指上帝之外的其它天神，周王在祭祀上帝时，也会祭祀诸神。

天子明𡗗(哲)。𡗗孝于申(神)。（《大克鼎》编号：4023）

铭文歌颂周王（天之子）圣明，能够很好侍奉天神。金文中提到祭祀诸神的铭文有 52 条之多。

祭祀的方式，主要是禋祭、柴祭等。柴祭是“积柴加牲其上而分燔之”的祭祀活动，用火烧牺牲来敬天，周人认为烟气上升可以被天神享用：

有𡗗(柴)𡗗(烝)祀无敢𡗗(酬)（《大盂鼎》编号：3144）

禋祭是洁净斋戒而进行的祭祀。《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强调了禋祭是专门祭天的活动。郑玄《注》：“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升烟的目的是告诉上帝和先祖。

茨祿炽光。宜其禋祀。（《史墙盘》编号 5411）

茨，《诗经·小雅·瞻彼洛义矣》：“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释名·释宫·室》：“屋以草盖曰茨。”茨祿，就是形容福祿如房顶般高大。炽，昌炽、炽盛之义。禋祀，就是洁净斋戒而祭祀。铭文的意思为：屋顶般高大的福祿真是非常的昌盛，对此，应该向上帝举行圣洁的禋祭。《金文语料库中》关于禋祭的内容还有五条。

周王自称为“天子”，是天下至尊之王，所以祭天祭上帝的仪式，通常由周王主持。《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子祭天，诸侯祭土”的记载说明，祭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只有周王才能主持祭祀。

二、尊祖祭

商周之人，敬鬼神而尊祖先。在他们的心目中，福祿是上帝给予祖先的，而祖先死后，魂灵仍然在冥冥之中左右着国家、氏族和家庭的命运，于是就以各种祭祀手段来祈求并且告慰祖先的神灵，以求得祖先的佑助。

其祖先神灵在铭文中被称为“先王”、“前文人”、“严”等，他们都居住在天上，或者说是在“帝庭”，这在周人的铭文中屡有记载。例如周厉王所做的彝器铭文中就曾谓：

有余佳𡗗(小子)。余亡𡗗昼夜。𡗗(经)𡗗(雍)先王。用配皇天。……用康惠朕皇文刺(烈)且(祖)考。𡗗(其)各(格)前文人。𡗗(其)𡗗(频)才(在)帝廷陟降。（《猳簋》编号 5045）

用昭格丕显祖考先王。先王其严在上。𡗗𡗗。降余多福。福余顺孙。（《猳钟》编号 0096）

上面两条铭文都说明，对于“皇天”和“上帝廷”而言，先王只是在那里频繁地“陟降”，来辅佐皇天上帝以便降福佑助周王室。不仅王室的祖先在“上帝廷”，而且一般贵族的“严”也可以升在天上：

皇考严才(在)上。异(翼)才(在)下。𩇑𩇑𩇑𩇑。降旅多福。旅其万年子子孙孙（《虢叔旅钟》编号0093）

这些铭文都强调了先祖均升入天国来保佑下届的家人。因此要祭祀祖先，祈求祖先福佑。祭祀时，要有盛放牺牲之器，还须用文字昭告鬼神和祖先的魂灵来享受奉献，用文字向魂灵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样，就促成了青铜器的盛行。商周青铜器，几乎都是为了祭祀祖先、告慰神灵而铸造的。打了胜仗要铸器祭告祖先，受了封赏要铸器祭告祖先，甚至跟随王侯打了一次猎、为周王演奏了一段曲子、奉王后或者什么显贵的命令去办了件什么事等等，都要铸器以告慰祖先。这种时尚，无形中不断强化着周王朝的礼仪文化和礼仪制度。

正因为商周青铜器几乎都是为了祭祀先人而铸造，尊祖的祭祀特别昌盛，所以这个部分仅仅选取尊祖祭祀中几种常见的祭名，来解释商周人的尊祖之祭。

1、祭、祀、享（飨）：

“祭”字的金文构形，是以手持肉放在祭坛之上。《说文·示部》：“祭，祭祀也。从示，一手持肉。”在祭祀活动中，手持腥肉是为了献祭，献祭必须杀牲，所以祭字的字形所反映的本义当是杀牲献血腥于鬼神，后来才泛指一般的祭祀。金文中用祭字的铭文不多，只有 13 条。但是用祀和飨的铭文却非常多。

祀，《说文·示部》：“祀，祭无已也。从示，巳声。”“祭无已也”即祭祀不辍。祭、祀，析言之有别，而浑言之则不别。《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以祭以祀以享”等说法，证明祭、祀、享同义。“祀”字金文字形象双手举子（尸）之形。古代祭祀时，代死者受祭的人谓之尸。《仪礼·士虞礼》：“祝迎尸。”（祝：祭祀时祝祷的人。）《礼记·祭统》：“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繫，立尸而主意焉。”设尸的目的在于在祭祀礼仪中替鬼神享食。所以金文中使用此字的频率非超高，商周金文语料库有90处用到它，除了少部分解释为“年”以外，其余都指祭祀活动或者祭名。

享与飨同义，《说文·高部》：“高（享），献也。从高省。曰象进熟物形。《孝经》曰：‘祭则鬼高之。’”古高字象宗庙之形，宗庙为享献祖先之所，享即飨献，就是用酒食去祭祀祖先。《诗·小雅·楚茨》：“以享以祀。”故享有祭祀的意义。在金文中，它的用法与祀字相同，所以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仅西周金文中就使用了229次，飨字使用了37次，合起来共使用了266次^[4]。

2、祠、杓、尝、烝

祠，春祭。《尔雅·释天》：“春祭曰祠。”《说文·示部》：“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后来也指一般的祭祀、祈祷。《汉书·元帝纪》：“祠后土。金文《商鼎》中：“帝(禘)司(祠)”（编号5850），《赵孟府壶》：“台(以)为祠器”（编号：6225），《盩厔壶》：“雨(禴)祠先王”（编号：6244）等，都是春祭的例子。

《说文·示部》：“杓，夏祭也。从示，勺声。”《尔雅·释天》：“夏祭曰杓。”金文《我方鼎》中有：“𡗗(延)杓𡗗(𡗗)二女”（编号：3070）就是夏祭的仪式。

就金文来看，最常见的祭祀是尝、烝二祭：

用尝祭的记录有：“王𡗗于尝”（《效尊》编号5903），“用作朕刺祖召公尝簋”（《六年召伯虎簋》4240），“用烝用尝”（《姬鼎》2988），“祗盟尝啻”（《蔡侯盘》10177），“以烝以尝”（《陈侯因曄敦》4882）等10条。

用烝祭的记录有：“王𡗗西宫烝”（《高卣》5661），“有烝烝祀無敢𡗗”，“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大盂鼎》3144），“王在畢烝”（《段簋》4156），“康伯作烝用𡗗萬年寶”（《康伯簋蓋》3263），“大师盧作烝尊豆”（《大师盧豆》4927），“𡗗降余多福烝”（《𡗗簋》4263），“用烝用尝”（《姬鼎》2988），“寅祗烝祀”（《盩厔壶》9392），“以烝以尝”（《陈侯因曄敦》4884），“以烝以尝”（《十年陈侯午敦》4884）等14条。

周人重视四时之祭，主要是要把新收获的农作物先献祭给祖先享用，然后再自己食用，以示尊祖之意。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四祭者，因四时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尝冬曰烝。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杓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烝者，以十月

进初稻也。”

3、福、裸：

福、裸二字在金文中字形接近，皆为以手持鬲形。唐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证》141页中解释：“鬲字为酒尊之有流可以灌酒的器，用以祭祀，把酒灌在神示上就是福。甲骨文此字常见。”又说：“用两手举鬲，灌酒于所祭的示（祭坛）上，称为福；用手取肉放在示称为祭，那么，福应该就是灌祭。”

从金文内容看，福字包含着一种求索酬报的愿望。祭祀活动实际上是将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行为，有所酬必有所报，“福”之形义贮存了这一信息。求祖先魂灵佑助的前提是酬祖先的魂灵，欲其享受黍稷，渴望得到的是祖先魂灵的保佑。祖先魂灵的酬答行为在人而言便是“福”。在金文中，屡见祀享求多福之辞：

用鬯(享)于文考庚中(仲)。用鬯永鬯(福)。（《周乎卣》编号：2815）

启从征，谨不扰。作祖丁宝旅尊彝，用鬯鲁福，用夙夜事。（《启卣》编号：2820）

穉(拜)頤首，对扬师惟(雍)父休。用乍(作)文考日乙宝鬯(尊)彝，其子子孙永福。（《穉卣》编号：2821）

在金文中，像上面的例子有147条之多。

裸为灌酒之祭，包括宗庙祭祀之裸和宴飨礼宾之裸。《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郑玄注曰‘武曲也’），此周道也。”灌酒之祭的裸，离不开美酒佳肴，“裸珪瓚宝朱市恩黄玉环玉璫”（《毛公鼎》编号：3148）的记载表明，不仅酒好，连酒器都美伦美奂。在金文中，直接提到“裸”祭之名的铭文不多，但是用到“鬯”酒的铭文却有44条。还不包括像“乙子(巳)，王曰：尊文武帝乙宜。”中“宜”祭（《四祀卣其卣》编号2822）这样类似“裸”的祭祀。

4. 帝（禘）

禘祭在殷墟卜辞中是一个常用的祭名，与四时祭祀紧密相连。祭祀对象首先是先公先王，其次是祭四方神，河神及其它诸神。董莲池《殷周禘祭探真》中说：“禘祭是殷王一年中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举行的一种祭典，用以祭祀先公、先王、先臣以及除上天之外的其它诸神之祇，它是一种膜拜对象广泛的祭祀活动，祭中仅用牲而无赏赐。”在金文中，禘祭变成夏秋两季，在宗庙内专以祖考为对象的一种祭典。商周金文中用禘祭的记录有8条。

由王主持祭祀祖考的有：

帝(禘)司(祠)	（《商尊》编号：5850）
帝(禘)司(祠)	（《商卣》编号：5634）
帝(禘)周王□王成王	（《小孟鼎》编号：3146）
帝(禘)于瑯(昭)王	（《鲜盘》编号：10262）
用帝(禘)于乃考	（《大簋》编号：4114）
王帝(禘)	（《刺鼎》编号：3083）
帝(禘)即王	（《刺鼎》编号：3083）

由诸侯主持祭祀的有：

隹(唯)九月初吉癸丑，公酺祀。雩(越)旬又一日，辛亥，公帝(禘)酺辛公祀（《繁卣》编号：5660）

这八条纪录中，有七条为周王主持祭祀祖、父等先考的祭祀活动，只有一条为公主持祭祀先考“辛”。这种现象说明“禘”祭“最初祇能由周王举行，后渐发展至公及一般的臣下也可举行。以专祭为主。祭中用牲并有赏赐。”^[5]

商周的尊祖之祭，名目繁多，并且一祭接一祭，一祭套一祭，有时忙得周王都顾不过来，许多应该由王主持的活动都让位于祭祀活动，比如《土上卣》（编号 2827）载：“隹(唯)王大龠(禴)于宗周，诰(出)餐(馆)彝(饔)京年。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土上累史黄殷(殷)于成周，𠄎(礼)百生(姓)𠄎(豚)𠄎(赏)卣鬯贝。用乍(作)父癸宝鬯(尊)彝。臣辰𠄎。”周王同时碰到“禴”祭和“馆”祭，必须在镐京主持祭祀，不能到成周去接受诸侯朝拜。所以派周王朝大士土上和史官史黄，代表周王殷于成周。赏

赐百官祭祀用的小猪，以及一卣鬯酒和钱贝。由此可见，尊祖之祭，在周王朝是治国的根本大事。

周王朝的宗法制度，靠一种严格的等级来维系，敬天祭，主要由王来主持，祭周王朝的祖先，也主要由王室主持，各诸侯国自己祭祀天帝的铭文只有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中山王𦔁方壶》（编号 9366）：“𦔁(以)卿(飨)上帝”一条记录。这种现象充分说明，祭天和祭祖先是王室的特权，诸侯只能参加周王主持的祭祀活动，而不能自行祭祀，否则就是违礼。

诸侯国祭祀的祖先，是始封之君。《金文语料库中》关于诸侯国祭祖祭父的记录涉及 40 个国家，3856 条记录。这些记录，有诸侯本人的铸器，有大夫的铸器，还有贵族的铸器。铸器上的铭文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祭告祖先自己目前状况，祈求祖先福佑的愿望。祭告祖先自己目前的状况时，都把参与王室某项活动、受到册命或赏赐、被王、伯、大臣等夸奖等自己觉得光宗耀祖的事，记录于铭文中。这种铭文内容，在告慰祖先的目的后面，体现出维护和巩固宗族的祭祀目的，这就是周礼形成的关键所在。

总之，礼三本的“上事天、下事地，宗事祖先而宠君师”，虽然是由敬天事地和尊祖这些祭祀活动发展而来，但从金文中可以看出，礼制是以周王为核心来理顺各种关系，以强化国家统治的重要方式。敬天祭神，强调周王朝的天下是“昊天上帝”所赐，从而突出了君权至上的观念。而上帝不是唯一的神，在上帝之下还有天地百神的认识，又映像出周王朝的等级君主制度：周王只是天下之君，但不是唯一的君主，诸侯、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国里和采邑内，也都是君，只是他们相对于周王而言是臣而已。尊祖祭中一方面强调了宗族的重要地位，体现出严格的宗法制度的特点，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严格的等级规定。这样就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与臣奴”^[6]的以君臣、贵贱为严格等级秩序来展开的社会关系。因此可以说，商周青铜器铭文体现出的周代祭祀活动，是周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参考文献

- [1] 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M].成都:巴蜀出版社, 2000.209.
- [2]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M].学林出版社, 161.
- [3]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263.
- [4] 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M].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330.
- [5] 董莲池.殷周禘祭探真[J].人文杂志, 1994.5 期.79.
- [6] 左传·昭公七年

The sacrifice activity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ligh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QIN jian-wen

(Chinese Department, Qujing Normal College, Yunnan Province 655000,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ritual ceremony is the sacrifice. The ritual system of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re both the social custom and the religious belief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society then. The ceremon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identical with the sacrifice content of bronze war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ceremony system is the nucleus of the Zhou king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tion of nation. The importance placed on sacrifice characterized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refore, Shang and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become an epitome and portrayal of the ruling order in Zhou courts.

Keyword: bronze inscriptions; ritual; sacrifice;

收稿日期： 2002-12-20

作者简介： 秦建文（1958-），男（汉族），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目前在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做访问学者。